

《淮城纪事》（明清）不着撰人

●淮城纪事

甲申春，闯贼已据关西，谋犯京师，预遣伪官于山东、河南各处代任；伪官遗牌先至，辄以大兵在后，恐吓地方。于是官逃民惧，往往执香远迎，渐及江北，日夜震恐。

三月初九日，有伪选淮扬知府巩克祯，遗牌至淮，牌书「永昌元年二月」，直达察院。御史王燮怒，立命碎之，捆打捧牌人四十，释去。其人尚出大言，不日兵到，汝合城皆为齏粉，闻者莫不色战。反咎王按台招祸，小民不识大义，一至于此。时福、周、潞、恒四藩避难，俱泊湖嘴，黄得功、刘良佐、刘泽清、高杰四家兵皆南下。泽清兵在宿迁，杰兵在徐州，俱有渡河意。二军淫掠久着，士民愈急，纷纷出城，为逃死计。淮抚路振飞与王按台登城楼，议守河事。王公自任守河，托路公守城。路有难色，王公云：小弟不惟要守，而且要战，将士从者，无不迁之。

初十日，河口擒巩伪官至，王公命斩以徇。王公与泽清前在中州剿贼，同事有旧；刘鹤洲（泽清号）致书王公，有愿执鞭辕下语。王公乃同军门及总府朱某，俱往河口设防。初九日，军门及总府先归，王公独留，盖欲亲往宿迁，止刘师之行也。

十六日，传闻贼兵已至清河，又闻沐阳、邳州俱有伪官。

十九日，西门外有马步兵五六百人突至，不知何来，妓女俱被擒。有妓燕顺，年十六，坚拒不从，上马复堕者三，兵以布缚之马上。顺举身自奋，哭骂不止，兵杀之，居民愤甚，群聚欲与斗，乃散去。越二日，闻凤阳兵乱。盖督师马公标下副总兵俞，为军饷不继，高噪而溃。扰西门外者，即此兵也。自是门禁甚严，禁人出入，城中有大姓赵家，令人挑小麦二担出城，守者讶其重，搜之得铜锡器数事，内俱口以白镴，解朱总府捆打八十，穿耳游城，罚银二千，充公用，或为居间，免其半，人稍知警。

二十五日晚，按台王公自宿迁归。公之行，止携吏书数人，人皆危之，比至刘营，相见甚欢，彼此酬宴。公从容谓刘云：弟与兄昔年盟契，俱欲力扶王室，以敦臣节，不意值此国难，正我两人立功之秋也。况盟兄自宗祖以来，受朝廷恩不小，今闻盟兄必欲欲驾淮安，弟不任事则已，现今弟守河口，假如台驾临河，遏之乎，抑从之乎？即使入城，倘军民不相得，弟当为百姓乎，为盟兄乎？势实两难。今日此来，欲求盟兄回辕北上，进取功名。不然，姑暂留此，切勿轻动。刘大声云：蕞尔宿迁，些养活得我几万兵来，弟即不留贵治，假道往扬州何如？王公见其意决，乃云：必欲至扬州，请迂道从天长六合，则弟不敢与闻矣。刘颌之。王公再四叮咛，始别。淮人之得免于兵厄者，王公力也

。二十七，路抚台出示：会淮城有七十二坊，各集义士若干，不上册，不督练，亦不给饷，每家出一人、二人以四至五，从义而起，出于自愿。小帽、箭衣、快鞋、刀仗，俱自备；每坊举一生员为社长，一生员为社副，随便操演；茶点小费，各认轮值。贵久持，戒作辍，总之，小则为身命，大则为国家，日则团练，夜则鱼贯巡逻；以备非常。

二十八日，军门阅操，黜陟颇众。

二十九日，阅城，设壮丁守城，每垛一丁，长枪小旗，垛隙用虎头牌掩之，止留二小穴外窥。四门■〈斗外龟内〉设守官，夜宿鼓楼，西门周太守，（讳光夏，乙丑进士）；东门黄总捕，（讳铉，恩贡）；南门高监纪。（讳岐凤，恩贡，为监军同知）；北门范道尊。是日，闻京城失守，众疑信相半。

四月朔，淮城义士，在军门过堂领赏，每坊赏红纱二、红布十、草花四十朵、银一两。惟河北、下关两坊，精猛绝伦，盐搭手也，自辰至未，止过二十余坊。明日立夏，各坊未过者，早集军门，以其半属道尊分阅之。时报南门外杨家庙、南镇坝、西门外湖嘴、河下，俱有北来逃兵骚扰。各坊义士请往耀武，遇乱兵乘马者，喝使下马。乱兵甚悚，为之让路。是日，周藩薨于湖嘴赵家。

。初三日，复有人持令箭及伪牌至，乃伪官代路军门巡抚者。故河南驿传道僉事吕弼周也。弼周为王按台座师，故于李贼前自任淮事，贼即令为淮抚。王按台捆责其人四十，使传言劝弼周改邪归正，毋负国恩。城中士民大恐，逃者益众；王公严以大辟，然竟不能止也。

初六日，城中又有文武备社过堂，乃两学文武生家亲丁也。

初七日，盐城王守备，获伪将董姓者，并从人十三，至军门，斩之。

初八日，路军门传一令箭，谕合城乡绅、孝廉、青衿、乡约，俱集城隍庙议事。众谓必守城事耳。次日，众大集，军门始述三月十九日事，出塘报于袖中，使众阅之。云闯贼已入京城，百官从逆者甚众，伪官代本院者即至，诸生今日将效保定徐抚台故事，捆我出迎乎？抑念皇家厚恩，祖父世泽，大家勉力一守乎？言毕泪下，众亦多泣者，已而陈说纷纷，俱迂缓不切，路公谢而遗之，自是人心逾迫，私逃者不绝。

初十日，有某官夫人，伪为义士装，乘輿出城，为逐仆所举，守者解至按台，輿中多物，王公悉命还之，罚银三十两助饷，仆亦责二十棍。

十一日，乱兵至西门者愈多，大肆劫夺；行居马骡，无得免者；或掠妻女，勒重价取赎。

十三日，周府尊亲诣各坊，给义士赏，三日而毕。

十四日，军门令城内各坊义士，将大小街道栅栏悉闭，捱察奸细，于大清观得四人，三王庙得三人，发本府审实，梟首。

十五日，军门往东教场，选将守河；将官报擒得伪抚吕弼周，众皆喜。弼周以王按台即己之门人，必相听顺，止携执事五、六十人，伪参将王富号乐吾者辅行；时副将刘世昌标下游击将军骆举，守三界营，与合营将士密议，知王按台前毁伪牌，拒逆甚决，乃伪为迎者，设中火席于营中。王富侧坐相陪，从人别有犒。酒半，献觥落箸为号，伏卒起，先缚王富，吕亦就擒，从者获半。吕犹狂詈不已。时王按台复驻河口。比至，已二鼓矣，次日解院，王公叱吕使跪，吕骂云：小畜生，人也不认得。公曰：乱臣贼子，我认得谁？令左右截其耳。乃跪。公细鞫其何时顺贼？何时受官？圣上虽崩，东宫今在何处？吕一字不答。但摇首而已。乃夹王富一足，勒其口辞，即刻起文解至城中路公处，适军门谒诸藩于河下。

十七日，方投文，因盐城解到土寇七人，路公欲审梟，乃发西门外皇华亭伺候。午余四牌，悬四门，游击骆举生擒伪官吕弼周、伪将王乐吾，情真罪当，传谕城内外，不论军民士庶，有善射者，俱于次日集西门外，乱箭射死。

十八日，倾城士民男女俱出，看射贼，沿河回空粮船百余，众俱登船观之。辰刻，路公至皇华亭，亲举觞，劳骆举，簪花旁立，裸绑二贼于柱，射者立二十步外，五人为耦，人止发一矢，不中者退，中者报名，赏银牌一重三钱。两公子一冠一童，俱出射，亦中一矢。至未时，路公问死未，刽子手对未死，乃命剐之。观者莫不称快，争诣酒肆痛饮而归。

二十日，传闻王按台谕清河县及王家营民，三日内尽徙，焚其庐舍。因客兵来者甚众，恐盘踞为乱也。

二十一日，报云：北来李总镇逃兵，一路淫掠，湖嘴有卖糕许姓者，兵四人直入其家，欲污许妇，妇不从，疾呼，义士鸣锣，一时俱集。擒二人解军门，审是马督师标下，乃叱而遗之。时又有杨、贺、李、邱等总兵十数标下兵，成群作耗，为害不可言。

二十三日，军门与朱总镇，传集内外乡绅士民，并集城隍庙，歃血为固守之约。是日，山阳、淮安二处狱囚尽释放。

二十四日，刘鹤洲已至扬州，有书致王按台。略云：别后从无一音，知盟兄怪弟之南下也。第弟兵不比高兵，奸淫有禁，抢掠有禁，焚烧有禁，即他日到淮，必赖盟兄安插，使军民两安，乃盟兄覆下之雨露耳。王公以示诸生。因问宜如何答？诸生云：若刘公必至，只不放入城便了。王公云：此乃书生之见。刘公云：奉旨来镇，拒之即系背旨。诸生又云：若如此，只容刘公入城，其兵营于城外为便。王公曰：假如刘公坐城中，忽传一令箭，召某营入城领赏

，或听用，守门官能禁之否？众皆语塞而退。

二十五日，邱总兵奉按台令，过河帮守清江浦。淮安误传刘鹤洲兵渡河，一时大哄，争买舟远避，人多舟少，有一小舫棹过，岸上争唤之，舟人云：刘兵已杀到，我自顾不暇，何暇及汝？王公方遣人察讹言惑众者，遂擒此人解院，立斩之，出示晓谕，众心始定。是日，新理刑郭承汾上任。

二十八日，淮安天妃宫火药局漏火，声震五六十里，烟雾障天，火药民匠死者甚众。手足或飞至城外，亦有全身飞堕者。府尊同理刑。亲来救火，谕救活一命，赏三金。三日后，砖瓦中犹累累见遗尸焉。先是，狱中所释强盗，无亲识可依，多投火药局，烧火磨药，至是悉死，或亦天网之难逃也。

二十九日，民间喧传李贼，一路要占闺女，不要妇人，见有高监纪出示，使闺女速速出嫁，无貽后悔。于是内外大小人家，竞先婚嫁，一舆价至二金。如是一月乃定。抚按出示不能禁。是晚，军门忽集各社长议事。盖闻伪淮徐防御使武愆将到，欲共擒之也。

五月初一日，新城杨姓大家，白昼中有兵数人，竟至其门，下马直入内室，大声云：我辈奉军门将令，欲与汝家借银数百两助饷。主人方措问间，诸贼乱掠妇女，互相争夺。有老奴在外闻变鸣锣，本方义士齐集，已有二女子被污矣。连夜解至开门，止砍行奸二人，余捆打释放，亦不究其何兵，恐激变，故从宽耳。是夜，忽传北路李总兵逃兵要到村中打粮，各村男女逃窜，老少妇女，将衣裙前后连结，大哭而走；男子持火执械前导，老弱负囊随后。一夜络绎不绝。至晓，逐不敢行矣。时一飞避难于泾河宝积庵后之庄房，目击其事，惨不忍述。至次日，果有乱兵，从东而来，大肆杀掠，一飞亦几不免。贼遇人即搜其腰间有物否，又问其何等人，如诡说穷汉，即看网圈，并验其两手，故富贵者心不能隐。

初三日，军门发令箭，纵放老小妇女出城暂避。盖因武官每日哭稟：或云有老父，或有老母，惊惶欲死，军门不得已许之。是晚，女眷倾城而出，觅舆不得者，虽大家，亦多步行。

初四日，军门家眷三十余轿，亦出城，往湖中，浮居大划子船四只。下午，王按台至淮，闻其事，大咎军门失计，即命书吏大书告示，城内大小人家，已出城者，限三日内搬回。如违，房子入官。妇人追回赏军。家产充饷。写毕，王公即辞去，惧法者多有回家，其不返者，王亦不复问也。军门撤水营兵，守杨家庙，以防北来之兵。

初五日，河北义兵，擒乱兵三十一人，解至，因军门往河口，先解范道尊审之，多所释放，止以九人解军门，不过捆打而已。

初六日，军门往杨家庙扎营。是晚，因高监纪欲入城，借民房住，下午

，即闭城门。

初八日，淮人始见新主监国之诏。

初九日，河口张游击报淮徐道伪防御使武愬已到任，揭其各门告示，呈军门，路公命加兵守河口。

初十日，军门又往河口，与王按台议武愬事。

十四日，马督师兵过淮，赴南京，共船一千二百号。王按台往清江浦，亲自盘诘，令义兵站立河岸，不许一舟停泊，一人登岸，一路肃然。凡三日始毕，各坊义士，劳苦极矣。又闻王公于清江浦，擒贼遗招抚伪旗官宋自成，梟首。并缚从口生员一名，投之于江。

十七日，夏至，清江义士。搦死马督师兵一人，当事者亦置不问。

十九日，传李贼兵，已至清河，王按台遣兵拒之。

二十日，王按台至板闸调兵，并周监纪马兵约二千余人，共守河口，为有总兵李承勋叛兵逃下，昨误传李贼兵，乃承勋也。

二十二日，河口兵解一犯禁舟人至，云：每人要银一两，即渡之过河，军门命立斩以徇。

二十三日，军门出示，新主登极，各项新旧钱粮俱赦免，一时欢声载道。是午，见范道尊牌云，卢太监兵二千，要进城，各坊义士防之。于是，城中士民，又一大震。

二十四日，河北人擒伪官武愬，解至军门，为路公进学门生，自诩师生之谊，必不相苦。路公见之，嘿然。各坊义士稟云：二位恩台在淮，如此用心竭力，不知杀多少伪官，擒多少伪将，至土寇乱民，不计其数，淮上土民赖以暂安，今新主即位，纤毫不得上闻，为今之计，不若将武愬囚解京师献俘，庶不没两位恩台劳绩，路公亦以为然，乃械禁淮安狱中。一飞往观，见其人堂堂乎一表人才，惜乎有貌而无心也。

二十六日，吴三桂杀贼，塘报始至。

二十八日，军门斩宿迁土寇，共十一名。

二十九日，军门备大宴于淮安府学中，请王按台叙录向来有功文武官八十余员，各官先赴军门，花红领酒，鼓吹上马，迎至学中。两台亲自安席共宴，观者如堵。

六月初一日，淮城雨黄沙，大风蔽日。抚按行香后，齐集府学明伦堂，缙绅诸生俱在，取伪官武愬面审，愬口中不称小的，先掌嘴二十。愬犹哓哓置辩，以到任告示与看，始语塞。于是，缙绅无不发竖，王按台命打皮鞭一百，抚台云留他上京献俘。王公云：百鞭犹未遽死。愬赤体，惟有白纱裤一条，鞭及四十，裤已烂，于是遍体被抽，鞭断者四，仍下狱。王公命速备囚车，后闻武

憐解至邵泊镇，兵有欲却之去者，乃复禁狱云。时淮抚路公被议，得旨提问，阖城俱不平，孝廉嵇宗孟同士民多人，至南都。上保留公本，得免。今路公已丁艰去，而王按台又为御史陈丹宸题请升山东巡抚。淮人如去父母，愚谓淮上系南都藩篱重地，二台拮据数月，幸保无恙。地方业已安之，倘加衔久留，此一方可恃无恐。即路公难于夺情，何不竟以王公代之，乃置之山东，岂山东更重于淮海乎？噫！